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卷之二十四

奏議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虛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四

吳郡



治道

漢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廣  
州董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獲承至尊休  
德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  
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  
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絜博習之  
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為

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  
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  
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  
於勺聖王已歿鍾鼓箎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  
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  
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載  
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什滅至後王  
而後止豈其所操持或悖謬而失其統與固天  
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虜

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  
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  
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  
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  
事宣昭。何修何飭。而甘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  
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神鬼之  
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  
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  
久矣。其明以論。族科別其條。勿猥勿莽。取之於

策 重仲舒三對

術慎其所出。迺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與于朕躬。毋懷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性情。皆非愚臣之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

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  
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  
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其效者也。詩曰  
夙夜匪懈。善云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道者  
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  
王已歿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  
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廼用先王之樂。宜  
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  
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

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犬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與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

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  
頌。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  
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  
非天降命不可得。及其所操持。諄謬失其統也。  
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  
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  
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  
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  
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皆積

善。衆。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  
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  
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于。下。怨。惡。  
畜。于。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  
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  
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  
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  
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  
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

斷天。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役。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紘之斯。僚。軻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立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太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

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  
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  
出。佐陽。陽不得陰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  
歲。爲各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  
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  
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  
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  
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  
之虐害。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

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以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使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

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可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

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  
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  
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  
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  
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  
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  
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  
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  
得挾書。棄損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

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門  
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  
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  
使習俗溥惡人民嚙頭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  
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墻  
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矣雖欲  
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  
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  
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

行甚者必

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又

更張雖有良

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

雖有大賢不

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

善治而至今

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

更化也古人

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今臨政而願

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

化則可善治

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

宜民宜人受

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

祿于天夫仁

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

奏議

飭也五者修

施于方外延

復策之制曰

拱無爲而天

而宇內亦治

何勞逸之殊

至周室設兩

而頌聲興夫

琢又曰非文

飭故受天之祜而享鬼神之靈德

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

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

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

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而共貫與

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

觀乘大輅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

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

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

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虜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謬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敵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

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廼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商之。以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高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而

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于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闔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

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  
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  
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  
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  
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  
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  
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  
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  
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

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義。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

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狠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憐酷之吏。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

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  
施一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詭此太  
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始王心未加  
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  
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  
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  
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  
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  
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

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而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以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王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旣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至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奸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

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參久也。故小材雖參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

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  
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  
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  
也徧得天下禮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  
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  
材而任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  
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  
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具奏子復冊之制曰  
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

於今故朕垂問。禱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以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

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總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

蓋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  
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  
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  
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  
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  
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  
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  
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  
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

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  
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  
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  
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  
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  
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  
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  
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  
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

於羣生人言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  
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  
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  
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  
圈豹檻虎。是以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  
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  
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  
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  
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

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掩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

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虐情性。察虐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口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

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既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抹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揀。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

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  
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  
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屢能勿失耳若乃論  
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  
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  
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  
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  
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盜賊  
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

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耒。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

爭利於下。民安能加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  
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  
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  
美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  
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  
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  
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  
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  
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

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  
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虜  
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  
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  
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  
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  
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  
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  
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

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  
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  
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  
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  
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  
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  
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  
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  
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

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  
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  
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  
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旣畢。天子以仲舒爲江  
都相。

趙綰王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  
言其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  
裏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  
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矣。對曰。爲治。

申公論爲  
本相之言

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卽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

元光五年。徵賢良文學之士。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晝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遊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

款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脩先聖之  
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問子大  
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  
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  
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  
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  
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菑川  
公孫弘對策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  
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

本

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  
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  
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  
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  
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  
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  
下；則羣臣遠，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  
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卽不爭理  
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

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

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

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  
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  
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  
水也。若湯之旱。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  
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  
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文地理人事之紀。臣  
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  
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容  
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復上疏曰。陛

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  
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聖○之○吏○正○故○  
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  
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  
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  
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  
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荅○曰○問○弘○稱○周○公○之○治○  
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愚○臣○淺○薄○  
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所○

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  
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操  
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  
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期年而變。臣弘  
尚竊遲之。上異其言。弘又上書曰。臣聞天下通  
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  
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知仁勇三者所以行  
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  
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

所以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爲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

汲黯言漢武  
內多欲而外

施仁義

汲黯爲主爵都尉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

臨菑嚴安，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者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

嚴安論天下  
安策

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  
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  
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  
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劍  
者誇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  
佳麗環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  
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  
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  
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

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眾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

是強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  
胃生蟣蝨。民無所告訴。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  
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  
其兵鑄以爲鐘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  
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  
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  
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  
是風。循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  
退。法嚴令苛。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

威海內。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強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

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狗南夷。朝夜郎。降羌棘。畧葳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入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

備糜敕國家。非所以予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  
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挈而不解。  
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  
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  
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  
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  
制。帶脇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  
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  
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

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後。以。安。為。騎。馬。令。

卜式論治民

帝。以。卜。式。為。郎。式。不。願。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屨。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

指請選明  
通知陰陽

宣帝時丞相魏相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

者曰天象至  
四時

令奏之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  
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  
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  
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  
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  
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  
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  
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

卷義

卷二四

三

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

飢寒。饑寒在身。則亡廉耻。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

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晁錯時爲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本務

王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  
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  
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  
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  
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  
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  
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  
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  
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

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

質樸日銷。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歐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今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裁擇焉。吉意以爲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女。無節。則

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真寘。絕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

真得請告太  
元之

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  
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古  
者。工不造瑯琊。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  
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  
如此。上以其言迂濶。不甚寵異也。

元帝時。御史大夫貢禹上書曰。孝文皇帝時。貴  
廉。繫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  
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  
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

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  
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  
奢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  
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  
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  
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  
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  
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  
於朝。諱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

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  
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  
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  
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  
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  
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  
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  
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  
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

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

巨衛請遵先  
帝崇聖德明

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調  
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  
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  
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畱  
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  
出口錢自此始。又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疾  
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  
意。

元帝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

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傅昭儀及子定陶王  
愛幸。寵於皇后太子。匡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  
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主。務在創  
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  
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  
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  
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而鬼神祐焉。其詩曰。念  
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  
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

之道。衰莫不始乎。相內。故聖王必慎。紀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體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

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  
 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  
 而天下定矣。

薛宣請申勅  
 刺史使知本  
 朝要務

成帝初即位。薛宣為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  
 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  
 日昃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  
 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  
 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始吏多苛政。  
 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

易未如。奸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不揚先帝之

陽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  
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  
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  
信。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  
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畱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  
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  
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  
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  
盡人物之性。可致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

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  
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  
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  
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  
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  
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  
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  
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性○情○而○明○人○倫○也○本○乎○冠○  
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

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  
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  
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  
之權。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  
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  
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  
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若傷恩。方刺史奏事  
時。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  
治道。惟明主察焉。上嘉納之。

成帝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杜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

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  
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  
予。窮。觀。其。所。不。爲。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爲。  
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  
所。安。人。焉。瘦。哉。取。人。之。術。也。殷。因。夏。尚。質。周。因。  
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  
長。儉。表。實。去。僞。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世。治。之。  
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  
漸。日。長。爲。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

忠而耦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此則衆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

譚陳時政

東漢光武時。桓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

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

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  
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  
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  
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晁。錯。以。智。死。世。雖。有。殊。  
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  
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以。  
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而。  
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  
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

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顧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耻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

衆人慕効。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  
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  
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  
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脩。則穀入多。而地力  
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  
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  
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  
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  
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五倫論竟

章帝時第五倫性峭直常疾俗吏苛刻及為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尚書考靈權曰堯文塞晏晏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羣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

義

卷二

四十三

之選。以應上之求者也。陳壽令劉豫冠軍令駟  
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幸邑。專念掠殺。務爲嚴  
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  
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  
亦當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  
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  
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  
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  
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以身教者。

以言教者。訟夫陰陽。知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

有寡政論言  
是權救赦之

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除拜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採

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崔寔以郡舉除爲郎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確堅正也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自堯舜之

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  
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  
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  
乎。凡天下所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  
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  
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  
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  
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  
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

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散。人庶巧偽。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強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

闕甫戾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倚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吐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摠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

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卽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

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申。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

其術四牡橫奔皇各險傾方將措鞞捷輶以並  
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  
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  
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  
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  
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  
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  
下詔曰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  
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

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呂為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為累而已。

論衡卷四  
五政

獻帝時。政移曹氏。祕書監侍中荀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監五篇而奏之。其大畧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

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甲之故  
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  
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  
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  
政末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  
性矣法壞則勢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  
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  
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  
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

以乘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臯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為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偽。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

善無不顯。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修。行內。不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

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  
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  
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  
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  
懲惡。人志不妄。賞不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  
不勸。人志不妄。罰不徒愛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  
矣。貴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  
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  
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

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  
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  
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又言尚主之制。非  
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  
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陽從陰。違天以婦。陵夫。  
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  
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  
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  
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

得或欲隱而名彰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  
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  
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  
法教帝覽而善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四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五

吳郡

刪正

治道

王朗勸育民  
刑

魏文帝卽位，御史大夫王朗上疏勸育民省刑，  
曰：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  
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  
鳩集兆民，于茲魏土，饒封鄙之內，雞鳴狗吠，達  
於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平，今遠方之寇未賓，  
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

以宣德澤。阡陌咸修。四民殷熾。必復過於曩時。而富於平日矣。易稱勅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爲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寃死之囚。下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餒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恩。一毛不戎。則老者無顛伏之

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苦。小威罰以抑其

陳羣請惠恤  
黎庶和眩臣

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  
強。恩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  
筭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  
明帝初莅政。司空陳羣上疏曰。詩稱儀刑文王。  
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  
邦道自近始。而化洽于天下。自喪亂以來。干戈  
未戢。百姓不識王教之本。懼其凌遲。已甚。陛下  
當盛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治。唯有  
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

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若不和睦。則有讎黨。有讐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偽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

楊阜請去忘

治害農傷本

亂民四甚

時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少府楊阜議以爲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

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  
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敦樸之士。而選  
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

高堂隆請命  
奉公卿士通  
偏道具政理  
以為典式

青龍中軍國多事。用法深重。侍中高堂隆上疏  
曰。夫拓跡垂統。必俟聖明。輔世匡治。亦須良佐。  
用能庶績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宜  
明道化。使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教光熙。九服  
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  
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禮

樂班序明堂。修三雍。大射養老。管知左廟尊儒。  
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豈弟。尚  
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  
于六合。緝熙之化。混于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  
不朽之貴業也。然九域之內。可揖讓而治。尚何  
憂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焚絳。非政理也。  
可命羣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爲典式。

吳烏程侯寶鼎元年。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沂流  
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左丞相

說請恤百  
定國都者  
織籍簡文武

陸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姦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為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改政於淫俗。臣竊為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

奏義

卷二十五

四

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百姓使民不安。大小吁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疆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

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二家鼎立，  
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強，閉門  
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  
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  
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聞於大理，文不及  
義，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  
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  
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濫，忽苛政。又武  
昌土地實危險，而壻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

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危峻。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此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旣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

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虛耗之  
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鬻。見子。調賦相仍。  
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  
愛民。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  
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下一息此  
輦。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  
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繯負  
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  
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

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  
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  
景在位，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  
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爲國財。然坐食官廩，  
歲歲相承，此爲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  
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  
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卑轅。周武取士  
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  
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於素。非求顏色

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

烏程侯兇暴驕矜政事日弊太子太傅賀邵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炤入極之際者任賢

之功也。陛下以至德淑姿，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旌賢表善，以康庶政。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質，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鎮，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拊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去，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

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  
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  
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  
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已  
以求過。譬天位於乘犇。以虎尾爲警戒。至於陛  
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耀毀  
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昔高宗思佐。夢寐得賢。  
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故常侍王蕃。忠格  
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

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迂。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隕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禍。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定間妄興事。役發江邊戍。

兵以驅麋鹿結置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  
獸聚於重圍之內上無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  
費而兵士罷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饑凍  
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  
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隕霜參之典籍皆陰  
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  
行事災祥之應所爲寒慄昔高宗修己以消鼎  
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災惑之變願陛下上懼  
皇天譴告之誥下追二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

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叙  
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姦勢。如是之輩。一勿復用。  
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祇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  
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  
子。其亡也。以民爲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  
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  
以咸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  
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  
競造姦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

老稚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巖  
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  
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  
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特優育以待有事而徵  
發賦調煙至雲集衣不全而禍食不贍朝夕出  
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感是以父子相棄叛  
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振恤窮乏省諸不急  
濫禁約法則海內樂業大化普洽夫民者國之  
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

之畜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離騷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饑於槽糠。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已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爲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昔大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下。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承天贊。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列。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忘天下之不振。替典

衰之巨變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  
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  
帝之號，據殽函之阻，德化不修，法政苛酷，毒流  
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  
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  
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係頸，共爲羈  
候。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  
前事，近覽世變，豐基強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  
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

與君德所載  
繁簡異文

傳玄請舉清  
遠有禮之臣  
以敦風節

西晉武帝初卽位廣納直言開不諱之路駙馬  
都尉傅玄及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玄上  
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  
節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  
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  
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  
遠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  
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  
復發於今陛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

請聽有疾者  
去職

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詠  
嘆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  
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詔  
報曰。舉清遠有禮之臣者。此猶今之要也。乃使  
玄草詔進之。玄復上疏曰。臣聞舜舉五臣。無爲  
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羣司猥多。不可不審  
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况積日乎。  
典謨曰。無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  
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而寵存之。既

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

差而後更用。臣不廢職於朝。國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又曰。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已上子弟爲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才優劣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民之衆。無有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空遊。未知蒞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

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爲亟定其制。通計天下若干人爲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爲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爲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爲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向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禋躬耕稼。祚流後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

伊尹古之名臣。耕于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于海濱。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嘗從事於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衆。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爲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食。爲子則孝。爲父則慈。爲兄則友。爲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

之教可不令而行也。爲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湏廢也。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爲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於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爲九年之後。乃有遷叙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居不見久則競爲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其

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爲○  
急○臣○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  
道○非○道○弘○人○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  
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  
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校○之○綱○舉○  
矣○

重奏奴婢  
私產不必立  
限與恬和表

太中大夫恬和上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  
等議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  
宅中書啓可屬王者爲條制李重奏曰先王

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率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而斯制已沒。降及漢魏。因循舊跡。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車器。有貴賤之差。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於奴婢私產。則實皆未嘗曲爲之立限也。八年己巳。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三家。洛陽縣十

家以上官長免如詔書之旨。法制已嚴令如和  
所陳而稱光幹之議。此皆衰世踰侈當時之患。  
然盛漢之初不議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  
不及能而不用也。蓋以諸侯之軌既減而井田  
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  
田宅既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徒爲  
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盛明垂制每尚簡易。法  
禁已具和表無施。

秦始皇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本文立舉

郤詵應選詔曰蓋太上以德撫時易簡無文至  
于三代禮樂大備制度彌繁文質之變其理何  
由虞夏之際聖明係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既衰  
仲尼猶曰從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聖王旣沒  
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王道之缺其無  
補乎何陵遲之不反也豈霸德之淺歟期運不  
可致歟且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昔人  
之爲政革亂亡之弊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  
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修而嚮茲朕獲承祖

宗之休烈于茲七載，而人未服訓，政道罔述，以古况今，何不相逮之遠也。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羣賢慮之，將何以辨所聞之疑昧，獲至論於讜言乎。加自頃戎狄內侵，災害屢作，邊旰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將有司非其任歟。各悉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之。詵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於博採，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薄陋，不足以降大問也。是以竊有自疑

之心，雖欲效身於闕庭，亦懼晚矣。伏讀聖策，乃知

之心雖致身於闕庭亦僂俛矣伏讀聖策乃知  
下問之旨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  
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  
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  
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彫僞之極盡  
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備詳仲尼因時宜  
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  
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勤之  
則可以小安墮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本近故

所補之功不侔也。而齊桓失之葵丘，夷吾淪于  
小器，功止於霸，不亦宜乎？策曰：建不刊之統，移  
風易俗，使天下洽和，何修而嚮茲？臣以爲莫大  
於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宰牧之  
才，優劣異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弘  
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夫  
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  
爵○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  
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

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  
得不求壽乎賢苟求達達在修道窮在守義故  
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  
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  
調誣調則臧否失實真偽相冒主聽用惑姦之  
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  
讓則推賢推賢不伐相下無饜主聽用察德之  
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日高枕而人自正不能  
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智咸慕名

官莫不飾正于外。藏邪於內。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衆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亡國失世者。未嘗不爲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不能頓爲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宦者無關梁而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

保不信亦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疆其所不知也。罰其所不適深其薄。過非恕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施刑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也。故寧濫以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辨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故事紛亂於私。則汙穢狼籍。自頃長吏特多此累。有

示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絞戮者矣。貪鄙  
竊位。不知誰升之者。獸兇出檻。不知誰可咎者。  
網漏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如蹈水火矣。前  
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  
日競。誰憂之者。雖今聖恩勞於夙夜。所使爲政。  
恒得此屬。欲聖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  
欲善之。宜創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制旣立。  
則人慎其舉而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  
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叙。事得其叙。

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

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過而遠刑。知耻以近禮。此所謂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頃夷狄內侵。災眚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臣聞蠻夷猾夏。則臯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宜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居則資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

者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尅。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迹。止戈而武。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流。固非天之必害於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惰職。而

其勞若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言可備職工  
不勸百姓怠業而咎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  
也。宜勤人事而已。臣誠愚鄙不足以奉對聖朝  
猶進之于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臣懼  
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是以  
辭鄙不隱也。以對策上第拜議郎。

時西虜內侵災青屢見百姓饑饉詔王公卿尹  
常伯牧守各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於是太保  
何曾舉阮种賢良策曰在昔哲王承天之序先  
宅宇宙咸用規矩乾坤惠康品類休風流行彌

于千載。朕應踐洪運，統位七載於今矣。惟德弗嗣，不明于政，宵興惕厲，未燭厥猷。子大夫韞韞道術，儼然而進，朕甚嘉焉。其各悉乃心，以闡喻朕志，深陳王道之本，勿有所隱。朕虛心以覽焉。种對曰：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王道至深，所以行化至遠。故能開物成務，而功業不匱，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德逮羣生，澤被區宇，聲施無窮，而典垂百代。故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宜躋蹤往代，襲迹三五，矯世更俗，以從人望。今

率土。卷義。下知所適。播醇美之化。杜邪枉之路。斯誠。羣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風也。又問政刑。小宣。禮樂不立。對曰。政刑之宣。故由于禮樂之用。昔之明王。唯此之務。所以防遏暴慢。感動心術。制節上靈。而陶化萬姓也。禮以體德。樂以詠功。樂本於和。而禮師於敬矣。又問戎蠻猾夏。侵敗王略。雖古盛世。猶有此虞。故詩稱獫狁。孔熾。書歎蠻夷帥服。自魏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悍。侵漁之患。由是邊守遂怠。鄣塞不設。而

令醜虜內居。與百姓雜處。邊吏擾習。人又忘戰。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干賞。涖利。妄加討戮。夫以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羣醜蕩駭。緣間而動。雖三州覆敗。牧守不反。此非胡虜之甚勁。蓋用之者過也。臣聞王者之伐。有征無戰。懷遠以德。不聞以兵。夫兵凶器。而戰危事也。兵興則傷農。衆集則費積。農傷則人匱。積費則國虛。昔漢武之世。承文帝之業。資海內之富。役其材。

臣以并心匈奴。競戰勝之功。貪攻取之利。良將  
勁卒。屈於沙漠。勝敗相若。克不過當。天下百姓之  
命。填餓狼之口。及其以衆制寡。令匈奴遠迹。收  
功祈連。飲馬瀚海。天下之耗。已過大半矣。夫虛  
中國以事夷狄。誠非計之得者也。是以盜賊蜂  
起。山東不振。暨宣元之時。趙充國征西零。馮奉  
世征南羌。皆兵不血刃。摧抑疆暴。擒其首惡。此  
則折衝厭難。勝敗相辨。中世之明効也。又問答  
徵作見。對曰。陰陽否泰。六沴之災。則人主修政

以禦之思患而防之建皇極之首詳庶徵之用  
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是以人主祖承天命日慎一日也故能應受多  
福而永世克祚此先王之所以退災消青也又  
問經化之務對曰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  
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耻禮義立則君子軌道  
而讓於善廉耻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於制度  
賞以勸其能威以懲其廢此先王所以保乂定  
功化洽黎元而勲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

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國無貪員  
之人。夫廉耻之於政。猶樹藝之有豐壤。良歲之  
有膏澤。其生物必悠然茂矣。若廉耻不存。而惟  
刑是御。則風俗彫弊。人失其性。錐刀之末。皆有  
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矣。其於政也。如農者  
之殖礲野。早年之望豐穡。必不幾矣。此三代所  
以享德長久。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祿。而  
秦二世而弊者。蓋其所由之塗殊也。又問將使  
武成七德。文濟九功。何路而臻于茲。凡厥庶事。

曷後曷先對曰夫文武經德所以成功不業成  
熙庶績者莫先於選建明哲授方任能令才當  
其官而功稱其職則萬機咸理庶寮不曠書曰  
天工人其代之然則繼天理物寧國安家非賢  
無以成也夫賢才之畜於國由良工之須利器  
巧匠之待繩墨也器用利則斲削易而材不病  
繩墨設則曲直正而衆形得矣是以人主必勤  
求賢而佚以任之也賢臣之於主進則忠國愛  
人退則砥節潔志營職不干私義出心必由公

度正本朱熹  
尊信祖之議  
上宗廟二說

塗明度量以呈其能。審經制以效其功。此昔之  
聖王所以恭已南面而化於陶鈞之上者。以其  
所任之賢與所賢之信也。方今海內之士皆傾  
望休光。希心紫極。唯明主之所趣舍。若開四聰  
之聽。廣疇咨之求。抽羣英。延俊乂。考功授職。呈  
能制官。朝無素餐之士。如此化流罔極。樹功不  
朽矣。

太康中華譚至洛陽。武帝親策之曰。今四海一  
統。萬里同風。天下有道。莫斯之盛。然北有未羈

之虜。西有醜。施之氏。故謀夫未得。高枕邊人未  
獲。晏然將何以長弭斯患。混淆六合。對曰。臣聞  
聖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  
仁。兼三才以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勞謙日昃。  
務在擇材。宜明巖穴。垂光隱滯。俊乂龍躍。帝道  
以光。清德鳳翔。王化克舉。是以臯陶見舉。不仁  
者遠。陸賈重漢。遠夷折節。今聖明德音發於帷  
幄。清風翔乎無外。戎旗南指。江漢席卷。干戈西  
征。羌蠻慕化。誠闢四門之秋。典禮教之日也。故

毫後聞風而響赴。殊才望險而雲集。虛高節以  
待賢。設重爵以待士。急善過於饑渴。用人疾於  
應響。杜佞諂之門。廢鄭聲之樂。混淆六合。寔由  
乎此。雖西北有未羈之寇。殊漠有不朝之虜。征  
之則勞師。得之則無益。故班固云。有其地不可  
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來則懲而禦之。去  
則備而守之。蓋安邊之術也。又策曰。吳蜀恃險。  
今旣蕩平。蜀人服化。無携貳之心。而吳人越雖  
屢作妖寇。豈蜀人敦朴。易可化誘。吳人輕銳。難

韓詩復舉  
明堂嚴父配  
侑之典康熙  
同之

安易動乎。今將欲綏靜新附，何以爲先？對曰：臣聞漢末分崩，英雄鼎峙，蜀棲岷隴，吳據江表，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籌，安樂順軌，聖人潛謀歸命，向化蜀染，允日久風教遂成，吳始初附，未改其化，非爲蜀人敦慤，而吳人易動也。然殊俗遠境，風土不同，吳阻長江，舊俗輕悍，所安之計，當先籌甘人，士使雲翔，闡闡進其賢才，待其異禮，明選俊伯，致以威風，輕其賦歛，將順威懷，可以永保無窮，長爲人臣者也。又策曰：聖人

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天成地平，大化無外，雖匈奴未羈，羌氏驕黠，將修文德以綏之，舞干戚以來之。故兵戈載戢，武夫寢息。如此，已可消鋒刃爲佃器，罷尚方武庫之用。未邪？對曰：夫唐堯歷載，頌聲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八紘，綏盪無外，萬國順軌，海內斐然。雖復被髮之鄉，徒跣之國，皆習章甫而入朝，要衣裳以罄折。夫大舜之德，猶有三苗之征；以周之盛，嚴狁爲寇。雖有文德，又須武備。備預不虞，古之善教。

安不忘危。聖人常戒。無爲罷武庫之常職。鏤鋒  
刃爲佃器。自可倒載干戈。苞以獸皮。將帥之士  
使爲諸侯。於散樂休風。未爲不泰也。又策曰。夫  
法令之設。所以隨時制也。時險則峻法以取平。  
時泰則寬網以將化。今天下太平。四方無虞。百  
姓承德。將就無爲。而又至于律令。應有所損益。  
不對曰。臣聞五帝殊禮。三王異教。故或禪讓以  
光政。或干戈以攻取。至於興禮樂以和。人流清  
風以寧俗。其歸一也。今誠風教大同。四海無

人皆感化去邪從正。夫以堯舜之盛而猶設象刑。殷周之隆而甫侯制律。律令之存何妨於政。若乃大道四達。禮樂交通。凡人修行。黎庶勵節。刑罰懸而不用。律令存而無施。適足以隆太平之雅化。飛仁風于無外矣。又策曰。昔帝舜以二八成功。文王以多士興周。夫制化在於得人。而賢才難得。今大統始同。宜搜才實州郡。有貢薦之舉。猶未獲出羣卓越之倫。將時無其人。有而致之。未得其理也。對曰。臣聞興化立法。非賢無

以光其道。平世理亂，非才無以宣其業。上自皇  
帝，下及帝王，莫不張皇綱以羅遠，飛仁風以被  
物。故得賢則教興，失人則政廢。今四海一統，萬  
里同風，州郡貢秀，孝臺府簡良才，以八紘之廣，  
兆庶之衆，豈當無卓越雋逸之才乎？譬猶南海  
不少明月之寶，大宛不乏千里之駒也。異哲難  
見，遠數難覩。故堯舜太平之化，二八由舜而甫  
顯；殷湯革王之命，伊尹負鼎而方用。當今聖朝  
禮亡國之士，接遐裔之人，或貂蟬於帷幄，或剖

行於千里。巡狩必有呂公之遇。宵夢必有岩穴之感。賢雋之出。可企踵而待也。

時帝出祠南郊。詔使散騎常侍鄭默。駮乘。因謂默曰。卿知何以得駮乘乎。昔荆里舉卿相輩。常愧有累。清談遂問政事。對曰。勸穡務農。為國之基。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以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由。崇尚儒素。化導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善之。

愍帝即位。尚書郎諸葛恢。調為會稽太守。臨行。

葛恢言政  
先

帝為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蒞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圯運，政之所先。君為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帝深納焉。

筆遠論五化  
未與有三失

東晉元帝時，冬雷電且大雨。帝下書責躬引過，御史中丞熊遠上疏曰：被庚午詔曰：以雷電震暴雨時，深自勉責，禹湯罪已，未足以喻。臣聞於天道，竊以人事論之。陛下節儉敦朴，愷悌流

而王化未興者皆羣公卿士不能夙夜在公以  
益大化素飡負乘糝穢明時之責也今逆賊猖  
夏暴虐滋甚二帝幽殯梓宮未反四海延頸莫  
不東望而未能遣軍北討讐品賊未報此一失也  
昔齊侯既敗七年不飲酒食以況此耻尤大臣  
子之責宜在枕戈爲王前驅若此志未果者當  
上下克儉恤人養士徹樂減膳惟修戎事陛下  
憂勞於上而羣官未同戚容於下每有會同務  
在調戲酒食而已此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

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鄉舉道廢。請託交行。有德而無力者退。修望而有助者進。稱職以違俗。見譏虛資。以從容見貴。是故公正道虧。私塗日開。強弱相陵。寃在不理。今當官者。以理事爲俗吏。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妙。放蕩爲達士。驕蹇爲簡雅。此三失也。世所謂三失者。公法加其身。私議貶其非。轉見排退。陸沉泥滓。時所謂三喜者。王法所不加。清論美其賢。漸相登進。仕不輟官。攀龍附鳳。翔雲霄。遂使世人

削方爲圓。撓直爲曲。豈待顧道德之清塗。或全  
義之區域乎。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僞薄。皆此之  
由。不明其黜陟。以審能否。此則俗未可得。而變  
也。今朝廷群司。以從順爲善。相違見貶。不復論  
才之曲直。言之得失也。時有言者。或不見用。是  
以朝少辯爭之臣。士無祿仕之志焉。郭翼上書  
武帝。擢爲屯留令。又置諫官。所以容受直言。誘  
進將來。故人得自盡言。無隱諱。任官然後爵之。  
位定然後祿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舜猶歷試諸難。而今先祿不試。甚違古義。亂之所由也。才急於疎踐。用刑先於親貴。然後令行禁止。野無遺滯。堯取舜於仄陋。舜拔賢於岩穴。姬公不曲繩於天倫。叔何不虧法於孔懷。全朝廷法吏。多出於寒賤。是以章書日奏。而不足以懲物。官人選才。而不足以濟事。宜招賢良於屠釣。聘耿介於丘園。若此道不改。雖并官省職。無救弊亂也。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官得其人之益也。

明奏軍國  
要務

明帝時前將軍溫嶠奏軍國要務其一曰祖約  
退舍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禦爲功尚是  
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配征兵  
五千又擇一偏將將二千兵以益壽陽可以保  
固徐豫援助司土其二曰一夫不耕必有受其  
饑者今不耕之夫動有萬計春廢勸課之制冬  
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聞賦不可以已  
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  
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必得清格

奉公足以宣示惠化者則所益實弘矣。其三日。諸外州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令西軍五校有兵者。及護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軍出。并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田開荒。雖一年之後。卽易。且軍人累重者在外。有樵採蔬食之人。於事爲便。其四曰。建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則官寡而材精。周制六卿蒞事。春秋之時。入作卿輔。出將三軍。後代建官漸多。誠由事有煩簡耳。然今江

因循家寵冠冕當世。而志無殊操。量不及遠。頃  
皇家多難。釁故頻仍。朝望國器。與時殲落。遂令  
天眷下墜。降及臣身。俯仰伏事。於今五年。上不  
能光贊聖猷。下不能緝熙政道。而陛下遇之過  
分。求之不已。復策敗駕之駟。以冀萬里之功。非  
天眷之隆。將何以至此。是以敢竭狂瞽。以獻血  
誠。願陛下暫屏旒纒。以弘聽納。今疆寇未殄。戎  
車未戢。兵弱於郊。人疲於內。寇之侵逸。未可量  
也。黎庶之困。未之安也。羣才之用。未之盡也。而

陛下崇高事與下隔。視聽察覽必寄之羣下。羣下宜忠不引不進。百司宜勤不督不勸。是以古之帝王勤於降納。雖曰總萬機。猶兼聽將相。或借訟與人。或求謗芻蕘。良有以也。況今之弊。開闢之極。而陛下歷數屬當其運。否剝之難。嬰之聖躬。普天所以痛心於既往。而傾首於將來者也。實冀否終而泰。屬運在今。誠願陛下弘天覆之量。深地載之厚。宅冲虛以爲本。勤訓督以爲務。廣引時彥。詢于政道。朝之得失。悉關聖聽。人

南六州之士尚又荒殘。方之平日數十分之一耳。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寺署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計其閑剝隨爭滅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此。選既可精。祿俸可優。令足代耕。然後可責以清公耳。其五曰。古者親耕籍田。以供粢盛。舊制籍田原犧之官。今臨時市求。上黷至敬。下費生靈。非所以虔奉宗廟。蒸之旨宜如舊制。立此二官。其六曰。使命愈遠。益宜得材。宣揚王化。延譽四方。人情不樂。遂取

卑品之人。虧辱國命。生長患害。故宜重其選。不可減二千石見居二品者。其七日。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大逆。誠由凶戾。凶戾之甚。一時權用。今遂施行。非聖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議。奏多納之。

康帝卽位。庾冰進車騎將軍。冰懼權盛。乃求外出。會弟翼當伐石季龍。於是以前號除都督江荆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爲翼援。冰臨發。上疏曰。臣

之情偽必達天聰。然後覽其大當。以總國綱。躬  
儉節用。堯舜豈遠。大布之衣。衛文何人。是以古  
人有云。非知之難。行之難。非行之難。安之難也。  
願陛下既思日側於勞謙。納其起予之情。則天  
下幸甚矣。臣朝夕伏膺。猶不能暢。臨疏徘徊。不  
覺辭盡。

劉波請廣詢

穆帝時符堅敗。朝廷欲鎮靖北方。出劉波督淮  
北諸軍。冀州刺史以疾未行。上疏曰。臣聞天地  
以弘濟爲仁。君道以惠下爲德。是以禹湯有身。

勤之績。唐虞有在。予之誥用能惠。被蒼生。勲流  
後葉。宣帝開拓洪圖。始基成命。爰及文武。歷數  
在躬。而有虛心側席。卑已崇物。然後知積累之  
功重。勤王之業艱。先君之德弘。貽厥之賜厚。惠  
皇不懷。委政內任。遂使神器幽淪。三光翳曜。園  
陵懷九泉之感。宮廟集胡馬之迹。所謂肉食失  
之於朝。黎庶暴骸於外也。賴元皇帝神武應期。  
祚隆淮海。振乾綱於已墜。紐絕維而更張。陛下  
承宣帝開始之宏基。受 帝克終之成烈。保

定功戢兵。靜亂。故使負鱗橫海之鯨。僭位滔天之寇。望雲旗而宵潰。覩太陽而霧散。巍巍蕩蕩。人無名焉。而頃年已來。天文違錯。妖恠屢生。會稽先帝本封。而地動經年。昔周之文武。有魚鳥之瑞。君臣猶懷震悚。况今災變衆集。曾莫之疑。公且有勿休之誠。賈誼有積薪之喻。臣鑒先徵。竊惟今事。是以敢肆狂瞽。直言無諱。往者先帝以玄風御世。責成羣后。坐運天綱。隨化委順。故忘日計之功。收歲成之用。今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相王賢。儻協和百揆。六合承風。天下響振。而  
釣臺之詠弗聞。景亳之命未布。將羣臣之不稱。  
陛下用之不盡乎。凡聖王之化。莫不敦崇忠信。  
存正棄邪。傷化毀俗者。雖親雖貴。必疎而遠之。  
清公貞修者。雖微雖賤。必親而近之。今則不然。  
此風既替。利競滋甚。朋黨比周。毀譽交興。鑽求  
苟進。人希分外。見賢而居其上。受祿每過其量。  
希旨承意者。以爲奉公。共相讚白者。以爲忠節。  
舉世見之。誰敢正言。陛下不明必行之法。以絕

牙鑿之源者。恐脫因疲倦以誤視聽。且符堅滅  
亡於今五年。舊京殘毀。山陵無衛。百姓塗炭。未  
蒙拯接。伏願遠觀漢魏衰滅之由。近覽西朝傾  
覆之際。超然易慮。爲於未有。則靈根永固。社稷  
無虞。臣豈誣一朝之人。皆無忠節。但任非其才。  
求之不至耳。今政煩役殷。所在彫弊。倉廩空虛。  
國用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屬。略計戶口。但咸  
安已來。十分去三百。百姓懷浮游之歎。下泉興周  
京之思。昔漢宣有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

二千石乎。是以臨下有方者。就加璽。贈法苛。政亂者。恤刑不赦。事簡於上。人悅於下。今則不然。告時乞職者。以家。獎為辭。振窮恤滯者。以公。爵為施。古者為百姓立君。使之司牧。今者以百姓恤君。使之蠶食。至乃貪污者。謂之清勤。慎法者。謂之怯劣。何反古道。一至於此。陛下雖躬自節儉。哀矜於上。而羣寮肆欲。縱心於下。六司垂翼。三事拱默。故有識者。覩人事以歎息。觀天青而大懼。昔宋景暉。災惑之災。殷宗消鼎。雉之異。伏

願陛下仰觀大禹過門之志。俯察商辛沉酒之失。遠思國風恭公之刺。深惟定姜小臣之喻。暨迴聖恩。大詢羣后。延納衆賢。訪以得失。令百寮率職。人言損益。察其所由。觀其所以。審識羣才。助鼎和味。克念作聖。以答天休。則四海宅心。天下幸甚。

庾羲少有時譽。初爲吳國內史。穆帝頗愛文義。羲至郡。獻詩。頗存諷諫。因上表曰。陛下以聖明之德。方隆唐虞之化。而事役殷曠。百姓彫殘。以

數州之資經贍四海之務其為勞弊豈可具言  
昔漢文居隆盛之世躬自儉約斷獄數百殆致  
刑措賈誼歎息猶有積薪之言以古况今所以  
益其憂懼陛下明鑒天挺無幽不燭弘濟之道  
豈待警言臣受恩奕世思盡絲髮受任到來親  
臨所見敢緣弘政獻其丹愚伏願聽斷之暇少  
垂察覽

奏請正封  
以上斷入

考課之  
修闕伍之

孝武帝時范 求補豫章太守上書陳時政曰  
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

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墳柩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事秦。致稱春秋樂毅。

宦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  
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  
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湏  
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  
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  
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  
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恤貧爲先  
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牽制無  
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

郡以莅縣。如今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解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屋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克補。若是功勳。

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蒲酒永日。馳鶩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筭。盛狗馬之飭。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

哉官制。隨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旁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科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殤以其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

劉裕請準庚

尺之令依界

圖

卷二十一

四十一

四十一

安帝時。山湖川澤。皆爲豪強所專。小民薪採漁釣。皆責稅。直至是禁斷之。時民居未一。劉裕表曰。臣聞先王制治。九土攸序。分疆畫境。各安其居。在昔盛世。人無遷業。故井田之制。三代以隆。秦革斯政。漢遂不改。富強兼并。於是爲弊。然九服弗擾。所托成。舊在漢西京。大遷田景之族。以實關中。卽以三輔爲鄉閭。不復係之於齊楚。自永嘉播越。爰託淮海。朝有匡復之筭。民懷思本之心。經略之圖。日不暇給。是以寧民綏治。猶存。

未遑及至大司馬桓溫以民無定本傷治爲  
庚戌土斷以一其業于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  
自茲及今強歷年載畫一之制漸用頽弛雜居  
流寓閭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純民瘼所以猶在  
臣荷重任耻責實深自非改調解張無以濟治  
夫人情滯常難與慮始所謂父母之邦以爲桑  
梓者誠以生焉終焉敬愛所託耳今所居累世  
墳壟成行敬恭之誠豈不與事而至請革庚戌  
土斷之科庶子本所弘稍與事著然後率之以

仁義鼓之以威武。超大江而跨黃河。撫九州而  
復舊土。則戀本之志。乃速由於當年。在始誓勤。  
要終所以能易。伏惟陛下垂矜萬民。憐其所失。  
永懷鴻鴈之詩。思隆中興之業。既委臣以國重。  
期臣以寧濟。若所啓合允。請付外施行。於是。鄧  
界土斷。唯徐兗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諸  
流寓郡縣。多被併省。

宋孝武帝卽位。普責百官。讜言建平王宏中軍  
錄事參軍周朗上書曰。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

周朗請改舊  
章題注道

實諸掌豈徒言哉。方策之政舉息在人。蓋當世之君不爲之耳。况乃運鍾澆暮世。膺亂餘重以宮廟。遭不更之酷。江服被未有之痛。千里連死。萬井共泣。而秦漢餘敝尚行於今。魏晉遺謬猶布於民。而望國安於今。化崇於古。卻行及前之言。積薪待然之譬。臣不知所以方然。陛下旣基之以孝。又申之以仁。民所疾苦。敢不略薦。凡治者何哉。爲教而已。今教衰已久。民不知則。又隨以刑逐之。豈爲政之道哉。欲爲教者。宜二十五

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  
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修武訓。以書記圖律忠  
孝仁義之禮。廉讓勤恭之則。授以兵經戰略軍  
部舟騎之容。挽疆擊刺之法。官長皆月至學所  
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徒。用武  
者五年善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  
年而勇不達。則更求其言。政置謀迹。其心術行  
履復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孫。長歸農畝。終身不  
得爲吏。其國學則宜詳考古。數部定子史。令

不煩行習無糜力。凡學雖凶荒不宜廢也。農  
者實民之命。為國之本。有一不足。則禮節不興。  
若重之。宜罷金錢。以穀帛為賞罰。然愚民不達  
其權。議者好增其異。凡自淮以北。萬匹為市。從  
江以南。千斛為貨。亦不患其難也。今日聽市至  
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絹布及米。其不中度  
者坐之。如此則墾田自廣。民資必繁。盜鑄者罷。  
人死必息。又田非膠水。皆播麥菽。地堪滋養。悉  
種紵麻。蔭巷緣藩。必樹桑柘。列庭接宇。唯植菊

栗若此令既行而善其事者庶民則序之以爲  
有司亦從而加賞若田在草間木物不植則斲  
之而伐其餘樹在所以次坐之又取稅之法宜  
計人爲輸不應以貲云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  
獨乃令桑長一尺圍以爲價田進一畝度以爲  
錢屋不得瓦皆責貲實民以此樹不敢種土畏  
妄墾棟焚榱露不敢加泥豈有剝善害民禁衣  
惡食若此苦者方今若重斯農則宜務削茲法  
凡爲國不患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土之

不廣。患民之不育。自華夷爭殺。戎夏競威。破國  
則積屍竟邑。屠將則覆軍滿野。海內遺生。蓋不  
餘半。重以急政嚴刑。天災歲疫。貧者但供吏。死  
者弗望葬。鰥居有不願娶。生子每不敢舉。又戊  
淹徭久。妻老嗣絕。及姪奔所孕。皆復不收。是殺  
人之日。有數途。生人之歲。無一理。不知復百年  
間。將盡以草木爲世邪。此最是驚心悲魂慟哭  
太息者。法雖有禁殺子之科。設蚤娶之令。然觸  
刑罪。忍悼痛而爲之。豈不有酷甚處耶。今宜家

寬其役。戶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特  
雉。可以娉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待足而行。  
則有司如料。凡宮中女隸。必擇不復字者。庶家  
內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有終獨之  
生。無子之老。所謂十年存育。十年教訓。如此。則  
三十年間。長戶勝兵。必數倍矣。又亡者亂郊。饑  
人盈甸。皆是不爲其存計。而任之遷流。故饑寒  
一至。慈母不能保其子。欲其不爲寇盜。豈可得  
邪。既御之使然。復止之。以殺彼於有司。何酷至

是且草樹旣死。皮葉皆枯。是其梁肉盡矣。米霜已厚。苦蓋難資。是其衣裘敗矣。比至陽春。生其餘幾。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處。須官興役。宜募遠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賞爵一級。不遺千家。故近食十萬口矣。使其受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其糧種。凡公私遊手。歲發佐農。令吳湖盡修。原陸並起。仍量家立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大熟。可移之復舊。淮以北。悉使南還。江東旅客。盡令西歸。故毒

之在體。必割其緩處。由渭靈區。闡爲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草。豈可不懷歟。歷下泗間。何足獨戀。議者必以爲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若謂民之旣從。狄必就之。若其來從。我之願也。胡若能來。必非其種。不過山東雜漢。則是國家由來所欲覆育。旣華得坐。實戎空自遠。其爲來利固善也。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亦行見淮北。必非境服有矣。不亦重辱喪哉。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

陸潛輪居然復絕。於。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三  
年。卒散民盡。可躋足。而待也。設使胡滅。則中州  
必有興者。決不能。有。本土地率民人以歸國家  
矣。誠如此。則徐齊終。也。亦不可守。且夫戰守之  
法。當恃人之不敢攻。頃年兵之所以敗。皆反此  
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  
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漢之中年。  
能事胡者。以馬多也。胡之後服漢者。亦以馬少  
也。既兵不可去。車騎應蓄。今且募天下。使養馬

一疋者蠲一人役。三疋者除一人爲吏。自此以  
進。階賞有差。邊亭徼驛。一無發動。又將者將。或  
其死也。自能執干戈。幸而不亡。筋力盡於戎役。  
其於望上者固已深矣。重有澄風掃霧之懃。驅  
波滌塵之力。此所自矜。尤復爲甚。近所功賞人  
知其濃。然似頗謬虛實。怨怒寔衆。垂臂而反脣  
者。徃徃爲部。耦語而呼望者。處處成羣。凡武人  
意氣。特易崩沮。設一旦有變。則向之怨者爲敵  
也。今宜國財與之共竭。府粟與之同罄。去者應

遣濃加寵。晉發所在。祿之將秩未克。餘費宜。他事負輦。長不應與。唯可教以蒐狩之禮。習以鉦鼓之節。若假勇以進。務黜其身。老至而罷。賞延於嗣。又緣淮城壘。皆宜興復。使烽鼓相達。兵食相連。若邊民請師。皆宜莫許。遠夷貢至。止於報荅。語以國家之未暇。示以何事。而非君。須內教既立。徐料寇形。辦騎卒四十萬。而國中不擾。取穀支二十歲。而遠邑不驚。然後越淮窮河。跨隴出漠。亦何適而不可。又教之不敦。一至於此。

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產。亦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饑寒不相卹。又嫉謗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革其風。先有善於家者。卽務其賞。自今不改。則沒其財。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以其哀並衷。出故制。同外興。日久均痛。故愈遲。齊典。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云何使衰苴之容盡。鳴號之音息。夫佩玉啓旋。深情弗忍。冕珠視朝。不亦甚乎。凡法有變於古。

而刻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何乃厚於惡。薄於善歟。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且朝享臨御。當近白身。始妃主典制。宜漸加矯正。凡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或帝有集皂之陋。后有帛布之鄙。亦無取焉。且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笥。月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爲櫝帶寶。笥著衣。空散國家之財。徒奔天下之貨。而主以此惰禮。妃以此傲家。是何糜蠹。

之劇。惑鄙之甚。逮至婢豎皆無定科。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役。瓦金皮綉。漿酒藿肉者。故不可稱紀。至有列駟以遊遨。飾兵以驅叱。不亦重之哉。若禁行賜薄。不容致此。且細作始。并以為儉節。而市造華怪。即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天下得治者。以實而治。天下者。常虛民之耳目。既不可誑。治之盈耗。立亦隨之。故凡厥庶民。制度日移。商販之室。飾等王侯。傭賣之身。製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斷為兩。

裾之長。可分爲二。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  
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瞬睨。宮中朝  
製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原。實先宮闈。又  
妃主所賜。不限高卑。自今以去。宜爲節目。金魄  
翠玉。錦繡縠羅。奇色異章。小民旣不得服。在上  
亦不得賜。若工復造奇伎淫巧。則皆焚之。而重  
其罪。又置官者。將以燹天平氣。贊地成功。防姦  
御難。治煩理劇。使官稱事立。人稱官置。無空樹  
散位。繁進冗人。今高卑賈實。大小反稱。名之不

定。是謂官邪。而世廢姬公之制。俗傳秦人之法。惡明君之典。好闇主之事。其憎聖愛愚。何其甚矣。今則宜先省事。從而并官。置位以周典爲式。變名以適時。爲用秦漢末制。何足取也。當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祿重。能薄者官賤。官賤者秩輕。纓冕紱佩。稱官以服。車騎容衛。當職以施。又寄土州郡。宜通廢罷。舊地民戶。應更置立。豈吳邦而有徐邑。揚竟而宅堯民。上淆辰紀。下亂畿甸。其地如朱方者。不宜置州。土如江都者。應更

建邑又民少者易理君近者易歸凡吏皆宜每

詳其能每厚其秩為縣不得用恩家之貧為

郡不得復選勢族之老又王任識未堪務不應

強仕湏寇而啓封能致而議且帝子未官人

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選擇人亦何必列長

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為貴世有先後業

有難易明帝能令其兒不匹武之子馬貴人

能使其家不比陰后之族盛矣哉此於後世不

可忘也至富與抑碎首之忿陛殿延辟戟之威

奏議

卷二十一

此亦復不可忘也。內外之政實不可雜。若妃主  
爲人請官者。其入宜終身不得爲官。若請罪者  
亦終身不得赦罪。凡天下所湏者才。而才誠難  
知也。有深居而言寡。則蓄學而無由知。有卑處  
而事隔。則懷奇而無由進。或復見忌於親故。或  
亦遭讒於貴黨。其欲致車右而動御席。語天下  
而辨治亂焉。可得哉。漫言舉賢。則斯久固未得  
矣。宜使世之稱通經達史。辨詞精數。更能將謀  
偏術小道者。使襪纓危鄰。博求其用。制內外。

官之官遠近及仕之類。令各以所能而造其室。降情以誘之。卑身以安之。然後察其擢脣吻樹頰。眩動精神。發意氣。語之所至。意之所執。不過數四間。不亦盡可知矣。若忠孝廉清之比。強正惇柔之倫。難以檢格立。不可湏臾定。宜使鄉部求其行。守宰察其能。竟皆見之於選貴。呈之於相主。然後處其職宜。定其位用。如此。故應愚鄙盡捐。賢明悉舉矣。又俗好以毀沈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毀。以譽進人。不知測其所以致譽。毀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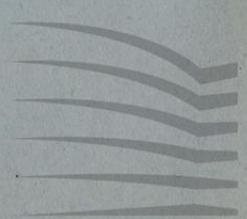
奏議

飲食因之。而以祈祝。從之。而以報請。是亂不誅。爲害未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興。淫風輒以之。而甚。今修隄以北。置園百里。峻山以右。居靈十。房糜財敗俗。其可稱限。又針藥之術。世寡復修。診脉之伎。人鮮能達。民因是益。徵於鬼。遂棄於醫。重令耗惑。不反死天。復半今。大醫宜男女習。教在所應。遣吏受業。如此故當。愈於媚神之愚。徵正湊理之弊矣。凡無世不有言事。而無時不有令下。然而升平不至。昏危是繼。何哉。蓋設令



之本非實也。又病言不出於謀臣。事不便於貴  
黨。輕者抵訾呵駭。重者死壓窮擯。故西京有方  
調之誅。東郡有黨錮之戮。陛下若欲申常令循  
末典。則羣臣在焉。若欲改舊章。興王道。則微臣  
存矣。敢昧死以陳。唯陛下察之。書奏忤旨。

之本非實也又...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